

穿越斑马线

□方天



三十二步,十六秒,正好穿过斑马线;绿灯三十五秒,加上一个转身,正好往返一次;从原点回到原点,中间做一个折返,绿灯恰好变成黄灯——从原点回到原点,苏木屡试不爽。

斑马线像一架梯子,走在斑马线上,苏木就有了一路向上攀升的感觉。从这边到那边,从那边到这边,跨上斑马线,他脚下就会充满力量。但斑马线总有个尽头,爬到一定程度,就再也无法向上。停顿、转身的瞬间,向上攀升的感觉会再次回到苏木心里。

这边红灯亮起,苏木会转向另一边的斑马线。四十步,二十秒,正好穿过斑马线;绿灯四十五秒,加上一个转身,正好往返一次;从原点回到原点,中间做一个折返,绿灯恰好变成黄灯。遇到红灯,转个方向,又是绿灯。

累了,苏木也会坐下来歇息一会儿。支起随身携带的小马扎,坐上去立马就有一种看风景的感觉,十字路口,人生百态:从孩童到老年,从贫穷到富有,从闲淡到匆忙,从幸福到孤独,所有一切,只要在人身上可以发生的,可能发生的,几乎都可以看到。行人、车辆,左转、直行、右转,面无表情或表情夸张……

儿子不在这座城市,老伴早在他退休前就去世了。退休后,苏木迷上了每天穿越斑马线,起初每天穿越三五次,后来越发痴迷,每天从三五次增加到十几次,如果不做,就像从前犯了烟瘾酒瘾一样难受。因为肺不好,烟被医生给戒了;因为心脏不好,酒被儿子给戒了。现在他活下去的动力,就是每天在这个固定的路口来来回回地穿越斑马线。

坐下时,苏木偶尔也试图回忆一下与妻子的过往,可他最终什么也没记起来,甚至妻子的名字都有些模糊了。想到妻子,苏木的目光就会不由自主地落回到斑马线上,妻子的影子似乎一直和斑马线重合在一起。斑马线,就像妻子那件格子衫,黑白相间,白黑相间。哦,记起来了,他们也曾牵手走过斑马线,那时他们

还没结婚,他记起了妻子小姑娘时的样子。但每次忆起来,总是那么一闪就消失了,眼前,只有梯子一样的斑马线。

绿灯,又在向苏木发出召唤。坐够了,他起身回到斑马线前,斑马线——似乎就是他全部的生命。

绿灯,四十五秒,亮起的瞬间,苏木便以固有的节拍向前迈开双腿,绝不会等下一秒的读数出现。四十步,二十秒,正好穿过斑马线,从原点回到原点,中间做一个折返,绿灯恰好变成黄灯。绿灯三十五秒,三十二步,十六秒,正好穿过斑马线;加上转身,恰好一个往返。斑马线永远像架梯子。从原点回到原点——苏木心里这样想——从原点回到原点,这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,只要你足够专注,肯定不会出错。

“你看那人,一直在来回不停地穿越斑马线。”

“管他呢?应该是丢什么东西了!”

听到行人的对话,苏木感觉自己确实有什么东西遗落在了斑马线上,到底

是什么呢?他想不起来。

“他这样已经有好几年了!”
“穿越斑马线不是很正常的行为吗?管他呢!人家乐意的事,我们为什么要干预,他又没违反交通规则。”

是的,自己从来没有违过规,红灯停,绿灯行,黄灯亮了等一等。苏木自认走路没有违过规,做事也没违过规。自己应该真的遗落了什么,自己到底遗落了什么呢?

今天怎么这样累呢?才穿越了二三十次,腿就有些乏力。支马扎,坐下,苏木看到对面斑马线上,一对母子正牵手走过。儿子好久没联系他了,儿子也是模模糊糊的。他记得自己也曾像那对母子一样,彼此牵着手,一次次走过这道斑马线。那时儿子似乎有许多问题,而自己似乎只关注到了脚下的斑马线,从未关注过儿子的那些问题。

红灯之后依然是红灯。车辆拥堵起来,十字路口,四道斑马线,站满行人。“大家都不要动,退回到边上去,遵守规

则!等待绿灯!”苏木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喊出来这样一句。

绿灯,苏木被人群挤上斑马线。
三十二步,二十秒,穿过斑马线,苏木没来得及转身,便被挤下了斑马线。
绿灯,黄灯,红灯……绿灯,黄灯,红灯。行人散尽,苏木重新站回到斑马线边。

三十二步,十六秒,正好穿过斑马线;绿灯三十五秒,加上一个转身,正好往返一次;从原点回到原点,正好绿灯变成黄灯。这次苏木没有回到原点,而是从斑马线上直接飞了出去。

那个瞬间,他看到斑马线变成了妻子的格子衫,黑白相间,白黑相间,依然像一架梯子。

方天

本名郭克。已出版诗集《与梦同行》《我的雄安我的梦》;作品偶见于《海燕》《小小说月刊》等报刊杂志。

春天里

□杨松华

这个春天,他要接父亲去天津。
他在天津安了家,事业又干得不错,早就想把孤身一人的父亲接到天津养老,好省去逢年过节千里迢迢探望之苦。去年前年,他都跟父亲提过,可父亲总以家里一大堆事难丢下,没有答应。
好不容易跟父亲说定了今年清明节,他会直接从天津开小车来接老人家去天津。

清明节,他如期来了。一进家门,就被父亲拉去为故去的母亲扫墓。平时他从外地回到家来,第一件事就是随父亲拿上祭品去母亲墓前跪拜。

回来的路上,父亲絮絮叨叨跟他说起,家里的房子已经托付柳二大爷看管了。柳二大爷人实在,房子托付他看管不会弄成碴儿。那两亩田地找旺生叔接下了。旺生人勤劳,土地到他手上不会脱茬儿。那一群鸡鸭托付肖婆婆喂了……

他苦笑,说,爹,您就不能净点心?这老房子搁这儿坏掉没事,等你哪天想回家了,我再帮您盖间新的。田地抛荒就是,别愁天津没粮食供应你。这鸡鸭全杀了吃肉,何必托人喂养。

父亲呵呵笑,这些鸡鸭是想走之前杀几只吃,可下不了手啊。

他忍住,没有再去埋怨父亲。他清楚,平日他不在家,是这些鸡鸭比他还要忠实地陪伴老父度过一日又一日。自从母亲去世后,父亲再没有在家杀鸡鸭一个人吃,除非到过年过节,他回家来,父

亲才操刀杀鸡宰鸭,父子俩坐上一桌和和美地吃一顿。

饭后,他想早些去休息。从天津一路开车来,他太累了。

父亲却叫住他。从房间拿出一只小收录机递他手上说,你给我看看,这收录机怪了,昨天晚上还唱得好好的,刚才我去摁它,放不出声……父亲的脸上显出忧郁的神色来。

他知道,父亲的这台小收录机是个老古董了,却一直没有出过问题。关于这台小收录机,他依稀有些记忆。那时他还小,村里刚通了电,没有几户人家能够买得起家电。有一天,父亲竟然从外面捧回这台小收录机,说是他母亲太爱听戏,专门买来听戏曲的。而母亲,在他记忆里还真是个戏迷。别看她没上过几天学堂,也识不了几个字,但只要有戏剧团来乡下演出,准会一场不落地跑去观看,回来就唱给父亲和他听,那调调学得很像。

村里人都说他父亲舍得,真心疼女人。那年头,一台小收录机,几乎顶了他家一茬小麦的收入。他也不知父亲在买它之前跟母亲商量没有,反正小收录机到家的那一天,母亲显得异常开心,父亲也像个小孩子蹦来跳去,忙着拉线装上插座,让小收录机在家里歌唱起来。

他印象里,父亲和母亲过日子,还从来没有像村上其他人家里的父母,总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嘴,甚至男人打女人。父亲不但没有打过母亲,跟母亲说话

总轻声细气,父亲真是一个好脾气的男人。他记得有一次午饭后,母亲还在着迷听戏曲,时不时地跟着哼唱几句,父亲却悄悄拿起镰刀走出去。后来他才知道,父亲和母亲在吃午饭时有过商量,下午母亲一人去割麦子,父亲则去耕一块地,午饭后,父亲却先去人迹少的后山替母亲割起麦子。等母亲从家出来,父亲已经把麦子收上一半。父亲那天耕完地很晚到家。

他将几个按键依次摁下,收录机纹丝不动,既不能收听电台,也不能唱磁带。他没有学过家电维修,只是把收录机插头在电插板上拔起又插上,也看不出电源的问题。他打了个呵欠,实在太累了,就将收录机往父亲手上一搁说,今晚就别听了,等到了天津,我再帮你买台新的收录机,比这更好。

父亲却说,不行不行,我得拿外面找人修理去。

父亲边说,边走向门外。他叫住父亲,这么晚了,你找谁修?

有的人,有人的,邻村开了家电维修店。

他惊讶地盯住父亲出门的背影,心想,父亲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听收录机了?

他实在太困,呵欠连连,由父亲去。
半夜,他醒来,却听见咿咿呀呀的声响,来自父亲的卧室。他这才发现父亲的卧室还亮着灯。他猜想父亲不会是现在才从外面把收录机修好回来吧?

他悄悄爬起,来到父亲卧室门口。他听得更真切,咿咿呀呀的声响,是收录机正在播放戏曲。贴近门缝望进去,那台收录机就放在床头,父亲则和衣躺在旁边,一动不动。他刚要收回眼,竟发现父亲怀里搂着一个相框,他看清楚了,那相片是母亲的!

他走向自己的卧室,泪涕滂沱,使劲压抑着不要发出抽泣声。父亲这是在去天津前,为母亲播放最后一晚上的戏曲。他才知道父亲为什么在几小时前那么着急,连夜赶去外面修理收录机。

趁父亲还睡着,他将自己的行李简单收拾,开出了停在院外的小车。等车驶出村口,他给父亲打电话,爹,我就回天津了,您就别去天津了,我会时常回家来看望您的……

他终于明白,父亲之所以一开始就答应跟他去天津生活,是不想他要两地奔波。其实父亲的心,一直被老屋里的母亲占据着。

这个春天,他看到什么叫来自父母辈的爱情。

杨松华

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作品集三部。小小说作品曾收入《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》《2018中国年度微型小说》等年选本。